

今何在◎著

HAISHANG MU YUNJI

《悟空传》《若星汉天空》《九州·羽传说》作者今何在幻想小说！
无法抗拒的辰月之变，势不可挡的壮志雄心！

海上牧云记

今何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上牧云记 / 今何在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01-05433-3

I. 海... II. 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25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字数: 273 千字 印数: 1-70,000

定价: 25.00 元



他们只有七年的时间，七年之内，有一个人必须被打败。

TAMENZHIYOU QINIAN DE SHIJIAN
QINIAN ZHINEI
YOUYIGEREN BIXUBEIDABAI

目次

正卷	001
CHAPTER 01 牧云笙	003
CHAPTER 02 苏语凝	054
CHAPTER 03 穆如寒江	081
CHAPTER 04 顾风和叶	102
CHAPTER 05 唐泽	122
CHAPTER 06 帆拉凯色 姬昀璁	142
CHAPTER 07 莘烟	173
CHAPTER 08 世上最美处	217
CHAPTER 09 第一次天启之战	248
CHAPTER 10 胜利者	314
CHAPTER 11 尾声也是开始	341

正卷

ZHENG JUAN

她，从黑暗中睁开了眼睛。

魅是由天地气蕴凝结出的生灵，它们从虚无中产生，先有了灵魂，再按着自己的意愿凝聚出实体，也许是一只鸟，也许是一棵树，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希望成为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

她就是这样一個魅灵，她没有经历过童年与少年，当她一睁开眼睛，破茧而出，就已然是最青春美丽的带露奇葩，她在水面照着自己的无暇光洁的身体，看着光华闪闪的湖面和湿润白雾飘过的草地，以为这个世界也和自己一样美丽。

当她在世间游历时，她却深深地失望了，她没有想过绝大多数的人都长得这样平凡无奇，甚至很丑陋。那个黑黝黝的农夫，那个肚皮乱晃的店老板，那个吊眼斜眉的流浪汉……这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构成的，为了一点饭食或铜铢，他们臭汗四溢地奔忙着。而大地上也不总是花朵和清风，也常见黄沙、污泥和白骨。她开始有些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于是想找个没有人的幽静山谷躲藏起来。

但她在山中待了三个月，便又后悔了。虽然这里有清可见底的湖水，有白鹿与黄鹂，但是却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纠缠着她。那种感觉是她当初还是一个飘忽的灵魂时所没有的，她是那么渴望能对一个人

说话，然后听那个人说话。她终于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单独清灵的世界中去，她已经是一个人了，是人就会孤独。

于是她重新来到了市井间，可是没想到在人群中她更加孤独，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听她说什么，所有人都注视着她的美貌，像欣赏一幅画或打量一件商品。她开始害怕，她想融入人群又想远离，她在城市之外的小路上徘徊着，不知该做什么。这时候，一位金鞍骏马的男子来到了她面前。

牧云勤是位好武的皇帝，这是牧云氏族的传统，祖训要求牧云皇族的每一代皇帝都能自己领兵出征。所以牧云勤弓马娴熟，他出巡从来策马疾行，把大队抛在脑后，根本不害怕刺客。还是皇子时他就曾一马当先率军冲入叛军敌阵，于万军之中斩杀，几个刺客对他来说像是笑话一般。

本来牧云勤已经冲过了那女子的身边，却突然地勒住了马，他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为什么。回头看去时，他突然觉得，原来自己之前坐拥天下，却不过是个可怜的贫夫而已。

这一次注视，决定了天下的兴亡。

CHAPTER 01

牧云笙

MUYUN SHENG

1

当那一个冬日，婴儿的啼哭响在大雪笼罩的宫廷，宫女内侍，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乃至城中的百姓，都在奔走相告一个消息：“六皇子出世了。”

那一刻，曾经人人都以为，他注定会是未来大端朝的皇帝。

那是因为一件世间最传奇的婚典，牧云笙的母亲，曾有着天下最美的容颜，也是明帝牧云勤最眷爱的妃子。

当她一出现，六宫粉黛都失去了光芒神采。甚至连皇后也要靠她向明帝进言，才能得到一夕恩宠。

但她却并不快乐，当她知道自己怀上了婴孩时，就更加地忧愁。

“如果有一天，你终需要在我和皇朝之间做出选择，你会选什么？”她问明帝牧云勤。

“你为何这样说？现在不是一切很好么？”

她悠悠地叹息一声，望着窗外星光，不再说话。

自牧云笙降生的那一天，灾难就开始纷纷地降临到世间来了。

从牧云笙出生那一天起，狂雪就开始落下，不停不歇，整整三个月。北方的草原被雪覆盖了，游牧部落开始向南迁移，最终反叛朝廷。

一年后，南方越州暴雨成灾，无数人流离失所。流民得不到粮食，开始抢掠州县。

又三年后，海边地震，一个小岛奇怪地升了起来，海啸冲击了海边州县，海怪上岸食人。东部沿海两郡、沿海千里渔村变为荒滩。

人们都说，六皇子牧云笙，是根本就不应该出生的人。

终于皇极经天派的占星圣哲们发现了原因所在，牧云笙的母亲，并不是真正的人族，而是一个天地气蕴凝结而成的魅灵。

明帝曾是那样地爱她，为了她不惜打破平民女子不得为妃的礼制，把上百位反对的大臣逐出京城，与国亲重臣反目，因为她而引起的风暴在几十年前震动天下。

然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年一顾倾国的风光无限，都变成了传说。明帝也老了，不再有与顽固如城墙的礼制对抗的力量。世人都传说她其实是一个妖魅，将会误国误天下。当这种传言震响四方，开始要动摇明帝的威信时，明帝下旨把她囚在了高楼中，终日孤独度过。

小小的牧云笙有时远远地站在楼下，看到他的母亲斜倚在楼栏上，呆呆地望着远方的云彩，手中的扇子偶尔扑动一下，有时会轻轻地露出微笑，仿佛回忆起了往日的时光。但时光终是不在了，她的幸福和美丽一样远去。

直到她死去，那时她仅仅三十二岁。

临终前，她对小笙儿说：“不要去迷恋太美的东西，因为它们都太短暂了。”

2

小笙儿一天天长大，这位皇子的聪慧与才华令人惊讶，人们担心诸位皇子在他面前都会失去光彩，尤其——明帝曾那样地爱过小笙儿的母亲。

其他的皇子与他们的母亲背后都有庞大的家族势力，都是支持帝国的巨柱。而牧云笙，只有一个曾因为太美而被世人指责为魅灵的

母亲。

或许是反对的力量太强，或许是真的相信牧云笙是天命所弃之人，明帝铁了心要让牧云笙变成平凡的人，他不给他请太傅，不带他去巡游四方，想让他变成因为不见阳光风露而枯萎的幼苗。小笙儿日渐长大，不会弓马不懂韬略，天天只会在纸上乱画，但即使是这样，他的画中，气蕴锋芒仍然渐显，小小的皇城无可遮盖。

也许是从来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小笙儿任性无羁，不读典籍，不习礼法，终日只喜欢和女孩子们厮混一处。

这位六皇子也许是宫中女孩子们最不怕的人物了，因为这少年从来不会用皇子的威势去命令谁呵斥谁，他从小和这些宫中的女孩子一起嬉闹长大，玩到兴起时，滚打成一团，从来也没有皇子婢女之分。他的秦风殿，也是这处恪谨威严的宫中唯一毫无法度的所在。所以虽然宫中所有人都说六皇子是个荒唐少年，将来必做不得皇帝，但女孩儿们反而亲近他了，因为反正也不会是将来的皇上，更不必拘束了。

华鸾宫中大半女孩儿都亲近他，不知何时，好多双水灵灵的眼睛，巴巴地盼着他长大，能真正尽情地待他好，虽然她们还都相信，小孩子是天神在深夜放进女人腹中的。

牧云笙也乐得天天和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不习弓马也不读史籍，而唯一能让他离开女孩们，独自安静专注的，是他的画卷。这六皇子为君治国之道一窍不通，可却画得一手好画，竟是天纵奇赋，画中才气纵横，连宫中国画名师也自愧不如。

到少年时，牧云笙的美人卷已与其他名家大师的工笔泼墨并称于世。宫里的小侍昭，王侯入宫伴读的女儿们，都以能有一幅他为她们画的画为荣。他画的时候，总有一群女孩儿在门外张望着，羡慕着那个在他案前幸福地坐着的人。他也只有在为她们画像之时才能安静专注下来。他不画花鸟，不画松竹，只爱画美人，那笔下女子却也是一个个飘然若仙，是为一绝。

无数眼睛关注着那终日无忧无虑的小笙儿，许多声音在说着：“这孩子是极聪明的，可惜却流连于温柔天地、水墨江山，只怕终非帝王之材呢。”他也从来不曾察觉到，那成人的世界里，笑容背后的阴影。

3

阳光在殿中的青石板上布下耀眼的格阵，一个黄纱衣女孩轻盈地跳进殿来，那是伴读兰珏儿。她的手背在后面，美丽地笑着，踮脚走向殿中案前那沉思的少年。

那少年正在案前凝视着自己的画卷。阳光照在画布上，又映在他的脸上，那眉宇间，一时却显出了几分王者深沉笃定的风度。

“珏儿，又给我偷什么好吃的来了？”牧云笙看见那俏丽的影子移上了他的画布，就丢了笔，笑着来捉她。

“嘻，你还会缺人给你送好吃的么？我带的可是你最喜欢的东西。”兰珏儿却把双手藏在身后。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是兰珏儿的手，来让我咬一口……”

她笑着跳开了，把手一伸：“看，画稿，一千年前的啊。”

“谁画的？”牧云笙眼睛一亮，伸手去拿，早已知道她下一个动作就是转身逃跑，腿倒比手快，先迈了出去，他天天和女孩儿们玩蒙眼捉人，步法真是练得灵敏无比，没几步兰珏儿就被他抱住了。

他挠她几下，她就笑软倒在地上。牧云笙拿过画稿，展开来看，眉头却渐皱了起来。

“又是赝品，这印章仿得倒真好，可惜这个题诗露馅了，看这一撇……真迹哪里会是这样的，还有这侍女衣上的颜色……”

“啊？”兰珏儿嘟着嘴跳起来，“又是假的啊！我还以为这次你一定高兴呢，你的眼睛要是不那么利，不是会快乐很多？”

“哈哈，可辨认赝品也是我的快乐之一，尤其是那帮宫廷画师们

把它们当宝一样献来的时候，我喜欢看他们煞白的脸色……”

“你干吗老欺负那些老头啊。”兰珏儿嘻嘻笑着拉着他的袖子，眼珠一转，“我……”

“又有什么坏主意？”

“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很多画，你要不要跟我去看？”

“走啊走啊。”

兰珏儿笑咪咪地拉着他出了门，故意多绕几个弯，好让园中女孩们看到牧云笙现在和她在一起。绕来绕去，来到后花园偏僻处，走过一道门，眼前是一座几近荒废的小型殿阁。

“有锁……”

“我有钥匙！”兰珏儿笑着蹦起来，手中清脆地响着，“那天从老韩常侍那儿偷了一大串，配好了一处一处地试，结果就发现这么个地方。”

他们推门走了进去，灰尘扑面而来。

“原来是仓库啊。”牧云笙挥手扇着风。

“是啊，好多好玩的东西啊。”

“嗯，有……老鼠！蜘蛛！”牧云笙故意四下乱指。

“哇……”兰珏儿一把抱住牧云笙，眼也不敢睁，也不知她当初是怎么一个人跑进来乱翻的。

“好了好了，都被你吓跑了。”牧云笙笑着拍着她的头。

兰珏儿还是紧紧地拉着他，两人在箱柜杂物间寻着宝。

“咦？有戏服？”

“这边有好多瓷器啊。”

“哦，一大箱子手炉啊。”

“我上楼去瞧瞧……你去过吗？”

兰珏儿点点头，又摇摇头。

牧云笙走上楼梯，二楼更有一股腐味，不过还算干净，似乎新被人打扫过。

牧云笙四处乱翻着，兰珏儿忽然拉拉他的袖子。他转回头看她，她的脸有些红，眼睛忽闪着。

“那边有很多画。”

她拉着牧云笙走过几重大柜，另一侧窗边，摆着几张木案，上面堆着许多画卷。

牧云笙拿过几卷展开，果然都是临摹本，有些还是当年宫女侍昭伴读们的习作。他又从另一堆卷稿中拿过一帧展开，背后的兰珏儿却尖叫了一声。

那却是张春官图。牧云笙仿佛饶有兴趣，一张张翻看过去。兰珏儿满头是汗，红着脸紧紧抓住牧云笙的衣角，从牧云笙的肩后望过去。

牧云笙皱起眉头，终于开口：“原来还有这样画的……可画得却不好，人形走样，笔也用得太滑，远近也无主次……”

“是……是么？原来你……你在研究画工？”兰珏儿抬头望着他。

“嗯，我要画能画得比他们好得多……咦，你怎么了？生病了么？你的脸好红，满头大汗的……”

“你千万不要对人说我带你看过这些啊，我会被我父亲打死的。”

“哎呀兰珏儿，”牧云笙忽然想到什么似的，“不如我帮你画一张吧……”

“才不要啊！啊哈……”看牧云笙作势伸手来抓，兰珏儿像小兔儿一样蹿了出去。

他们在充满尘灰的阁楼上打闹，用画卷互相丢掷，腾起烟尘一片。忽然间牧云笙看到了什么，他站住了，定在那里。

在刚才，好像转身之间有一个人在一旁注视着他，他甚至能感觉到她的眼神。

牧云笙回过头去，背后当然没有人。

他正要转回头，忽然间，他看见了她。

兰珏儿见牧云笙看着墙边，脸色苍白，像是傻了一样，上来好奇



地问：“你到底怎么了啊？”

牧云笙不答话，只怔怔向前走去，一直来到墙边。

那里，案下，散开着一幅画。

画上是一位女子，立于风雪之中，背景是苍茫的江河远山，而她那姿态，正像是远望茫茫，不知去路间，猛听到一声召唤，惊回头时，望见那唤她之人，眼中半是悲凉，半是欣喜，竟是轻轻点睛处，凝落着百感交集。

牧云笙身心俱撼，呆立在那里，痴痴望着，口中只喃喃道：“这画……”

他大叫一声，倒退出去，跌下楼宇，人事不省。

4

等他醒来，皇妃和女孩们围在他身边，关切无比。

“你没事吧……怎么了？玩得太累了？兰珏儿吓死了，还在哭呢。问她出什么事她也不说……光哭。”

牧云笙静静地站了起来，不顾旁边惊异的目光，走向殿外。

外面明月初升，晚风习习。他的脑海一片空白，他刚才究竟看见了什么？

她是活着的……就活在那幅画里。这样的一位美丽女子，为何会孤立寒江之畔？又是谁有这样神来之笔，将她的灵魂映入画中？

那一瞬间，他分明看见她眼神的转动，她仿佛有许多的话想要诉说。

这绝不是一幅普通的画！而自己习画多年，鉴品无数，却为何会有这样一幅自己从未听说过的绝世珍品留在这里？

牧云笙想再回去看那幅画，可来到那存放画的楼阁前，却发现这里早被皇后下令清扫一空了，所有旧画已被堆在门前，点火烧毁。牧

云笙怔怔看着那火焰，呆立良久。

5

从那之后，牧云笙仿佛突然魔障附身了，天天把自己关在殿中，也再不去找女孩子们戏耍，只把画纸铺展开，然后提笔望着白纸，愣上好几个时辰。有时偶尔落上几笔，又立刻揉卷了纸，丢在一旁。

他想重画出当日所见那女子的神韵，却是再怎么也无法重现。从此更是终日痴痴迷迷，走路时，进食时，会突然冲回殿中作画，或是折下树枝，即时在地上开始勾画。

他这样沉迷于画稿，其他皇子的宗党不由高兴了。传言立刻四起，说六皇子得了痴症，如此疯癫，将来必然不可能再与其他皇子相争帝位。

亲近小笙儿的臣工包括宫中伴读女孩儿们都在为小笙儿犯愁。可是他天性心中没有江山，谁又能改变得了他呢。

6

那一天，牧云笙记不清是哪一日了，只记得阳光明灿灿的，风徐徐吹起城边的柳叶。他的记忆中，仿佛所有的人都在笑着，一切都那么美好。

这天是他命运改变之日么？直到他迟暮之时他也无法确信。

牧云笙看到了那人，白发高冠，苍老干瘦。

“这是世上极致的宝物，我要把它给予能看清它的真实的人。而他要他用他最珍视的东西来交换。”

“这宝物究竟有何妙处？”他的父皇、明帝牧云勤好奇问道。

“要展示此宝，首先请陛下在皇城殿外搭起十丈高台，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在高台中用柔丝系一横杆，中开一小孔，与此珠径相同，也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然后等到三日后云殇之交时分，一

分不能多，一时不能少，那时我方能展示此宝。”

明帝上下打量这个人，然后点点头，“好，依你而言。但届时没人愿意与你换此宝物，你就要以欺君之罪被处斩。”

三日之后，高台搭起，明帝与好奇的嫔妃皇子与官员们站在太华殿阶上，看献宝老人登上高台，用一个形状古怪的记满刻度的工具不停地计算着什么，极小心地调整那系着横杆的丝线的长度，使横杆保持在某一高度，并使横杆的孔眼所对的角度与阳光的角度一致，然后将明珠慢慢填入横杆中的小孔。

人们看见，阳光从明珠中射过，地上现出一个小亮斑。

“这珠子看来能汇聚光线，从十丈之高射下的光，仍能汇成小点，倒也是稀罕物。”明帝点点头。嫔妃和众臣开始恭喜陛下得了个宝物，人们开始喧哗一团，也没有人再注意那地面。

牧云笙那时正站在明帝的身边，清亮的眼睛紧盯着那个光斑。突然他看见了什么，紧紧拉着明帝的衣袖：“父皇，父皇，你看！”

明帝看去，地上却仍只是那个光斑。他拍拍小笙儿的头：“呵呵，很有趣是不是。一会儿把它送给小笙儿玩，好不好。”

“父皇，父皇，它在变大！”

明帝再次瞧去，果然，那光斑似乎大一些了。再看一会儿，那光斑变大的速度正越来越快。

明帝一挥手，止住旁边聊天的众人。大家全都安静了下来，屏息望着那光斑正变成方圆十数丈的光晕。

“那光里面好像有什么……”小牧云笙的眼睛中仿佛也映出了光亮。

可众人只看见模糊的一团。但这光晕中的确是有明暗相混之处的，可见这珠中并非是纯无一物，似乎有着什么杂质。随着时间推移，那光与暗在交混着，似乎被搅动的含沙之水，又似乎混沌初开时的争斗。

日晷之影移动，云时和殇时交替的那一刻来临了。

那些光影突然清晰了起来，那一刹，在大殿高阶上观看的人全都惊叫了！

那地上金线勾勒，分明是层层楼台，烟云缥缈，恍若仙宫突降人间，还能清晰看到楼阁之上，人们欢舞畅饮，衣带欲飞。那是一幅由光线画成的巨画！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退后一步，以为看见海市蜃楼。

然后，更让人惊讶的事发生了……随着阳光角度的推移，那楼阁竟如立体一般地转了个角度，之前只能见到侧面的画中人，竟渐渐可见面容，而阁间云气也像正缓缓飘移一般。观者仿佛在云上飘浮，看着下方的缥缈殿宇，而云气中，一重楼阁之后，竟又显出一重，隐隐约约，竟连绵错落，不知有多深远。

人们方见此景，哗然尖叫之声不绝，到了后来，竟然变得寂静无声，所有人都已呆在那里。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明帝惊喊着，忘记皇帝的庄重。

“此珠流传在世间，已不知多少年了，珠中，是不知何人所刻下的一幅海上牧云图。”献宝老人走下高台，躬身说道，“据前人的记载，在不同的时辰不同的星辰之光映照下，所看到的景物是不同的，而且光线的远近，握珠的角度，都会改变所映出的景色，甚至可以说任何一次所观到的画都是不相同的。数百年来，有人说看到了十九座楼阁，有人却说是三十一座；有人说楼中欢宴之人有二十五人，却有人说是二十七人；有人拓出了画中题的诗词和楼阁上的匾联，共计一千一百一十三字；更有人说在一年明月最盛之时，看到一位美丽女子挟弓而立，身后缓缓展开一双羽翼。但没有人知道这珠中，还藏着多少奇景。”

小牧云笙却突然问道：“这样的奇物怎可能由人力所制出？”

献宝人笑道：“传说是当年有人为了赌约，先是用至纯剔透之玉雕出了实物大小的宫阙，然后又集中全天下的术师之力将其缩小万倍，

置于深海取得的鲛泪珠中。但又有人说这本是一神鸟的眼珠，因为在海上看到了这一奇景，所以映在眼中，死后此眼珠也长存不朽。更有人说那珠中本有一奇微之国，那些人物本是活的，只是珠中日月比人世要慢得多，所以他们千年长在。”

“果然是奇物，”牧云勤道，“你需要什么赏赐？”

老者摇摇头：“我说过了，想拥有此物的人，要用他生命中最珍视的一样东西来交换，比如您，陛下，您想得到这颗珠子，就请用您的皇位来交换吧。”

“放肆！”明帝大怒，“你是疯子吗？”

“陛下不愿换就算了，那么，我将再去宛州、瀚州、宁州、澜州、越州……寻访天下的主人。”

“天下的主人？”

“是的，我说过了，用你最珍视的东西来交换它，它能给你天下。”

“你在说什么？”明帝冷笑着，“你要我放弃了皇位来换这东西，却反可以得到天下？”

“是的。”

“赶出去！”明帝挥手。

老者笑着一挥手，高台在瞬间崩塌了，那明珠直坠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它将在地上粉碎了。少年牧云笙惊呼了一声，冲上前去要接那颗珠子，巨大的木梁向他倒来，在人们的尖叫声中，牧云笙的身影消失了。

尘埃散去，人们看见六皇子还站在那里，手中捧着那颗明珠，正惊喜地打量着。

老者向他走来：“孩儿，你为何命也不顾了，却要来拿这颗珠子？”

“我……当时我什么也没想，只觉得这样的奇物，若是就这样毁去了，是用多少国邦也换不回来的。”

老者“唉”了一声：“不想明白它的价值的人，却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你可愿做此物的主人？”